

洪
天
国

天平发生倾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天平发生倾斜

洪天国报告文学集

洪 天 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杨丽华

封面设计：宁成春

天平发生倾斜

TIANPING FASHENG QINGXIE

洪天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70,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500

定价 4.65元

ISBN 7-108-00147-0, I·50

目 录

凋谢的朝花.....	1
附：推迟了四年的答辩.....	27
浪淘沙.....	31
舆论天平发生倾斜	65
引人深思的悲剧	91
石狮沉浮记.....	111
“马路天使”	118
扼住命运的咽喉.....	136
这不再是梦了	149
神投手.....	158
跨越六米五七	173
献给未来事业的人	186
异常世界	201
后记	383

凋谢的朝花

不必为落日余晖下枯萎的花儿而感伤，花开花落会有时；然而，倘若一朵露水中初放的朝花，因风摧，因雨打，或因人折而在晨曦下凋谢，那就应为之痛惜！为之不平！为之呼叫！

——题记

不平等竞争造成的不幸

这张脸，三年间我见过三次，留下三种截然不同的印象。

第一次是一九八一的春天，他因为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显得忧伤而愤怒。第二次是一九八三年的秋天，他绝处逢生，调到一个新的单位，他来向我辞行的时候，明亮的眼睛里放射出希望的光芒。第三次是一九八四年的初夏，当他在新生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前行时，意想不到的绳索使他再次绊跤，而这绳索又是对他施行第一次打击的人们拉起的，他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了，怀着绝望的情绪来北京告状……

这是一张青年人的脸。稍有观察力的人都能从这张脸上看

到青春，活力，希望。显然，这张脸并不完美，整个轮廓流露出一种傲气，双唇一动，常常蹦出一串很容易得罪人的偏颇的话。

人，谁能没有缺点呢？这位青年人——本文的主人公——的不幸就在于他的缺点被人放大和利用了。而他的缺点，不过是爱表现自己，比较自傲。

人，谁能不做错一件事呢？这位青年人的不幸就在于他做错的一件事是，曾经建立过一个没有真正爱情的家庭。这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不幸。

本来，一个人的自傲和一个没有真正爱情的家庭，还难以直接导演出一幕人间悲剧。

拉开悲剧的帷幕，透过主人公的自傲和他的家庭纠纷，就会发现，这个青年研究生的最大不幸在于他的某些方面超越了别人，超越了比他高龄的同事。在一场本来就不平等的竞争中，加上裁判的不公正，这位青年研究生终于成了牺牲品。

这个青年人是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他刚刚迈出坚实的一步就因为上述的悲剧而被推出科学研究的殿堂。一朵露水中初放的朝花，在晨曦中过早地凋谢了！

从天而降的罪名

北京。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与喧闹的瑞金路之间，沿着东单三条的胡同前走，有一座安谧的“小岛”——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从演奏着生活交响曲的街道走进研究所大楼，会置身于忙碌而有秩序的世界之中。这里的手，动作是小幅度的；这里的

脚，步履是轻盈的；这里，只有大脑思维的细胞，以及各种实验仪器的发动机在高速度地运转。

蒙蒙晓雾初散，皓皓旭日东升。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了。我国的一名著名分子生物学及生物化学教授的办公室，墙上的日历翻到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上午，教授要同自己的研究生讨论毕业论文的答辩。

“先生，论文写完了，用英文答辩行吗？”研究生陶海南以恭敬的口吻征求导师的意见。

“哦，可以考虑。”看着聪明、勤奋、能干的学生，先生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是啊，这个小陶，还在读研究生的阶段就能独立完成一些科研题目，论文发表好几篇了，他的外语也不错，能用英文写文章。他的论文答辩能得到公正而良好的评价的……

咔嚓，咔嚓……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打破了大楼的安静，它从远处传来，骤然停在先生办公室的门口。短暂的寂静之后，“呼”地一声，门被推开了。

师生同时吃惊地抬起头来，思绪还来不及从生物化学的领域，从异常血红蛋白的世界回到现实中来，来人就涌进门了。基础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生化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教育处副处长，都来了，这么齐整！

“鉴于陶海南同志考取研究生进入北京后，资产阶级思想发展，抛妻弃子，影响很坏，虽经长期教育，仍坚持错误。为了坚持培养研究生的又红又专标准，教育本人挽回政治影响，同意取消其研究生学籍，退回原单位分配工作。”副所长宣布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批复基础医学研究所党委作出的上述处分决定，并限陶海南三天内离开北京。

一阵沉默。死一般的寂静。宣布者似乎觉得无话可说了。

先生和学生却不知说什么。

“前几天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是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么做吗？”先生的表情愕然。

“同我谈话都是说‘夫妻不和要互相谅解’。——‘抛妻弃子’？这从天而降的罪名……”陶海南头晕目眩，不能自恃。他那双聪颖的眼睛呆滞了，手中的铅笔啪的一声掰成两截。

没有真正爱情的家庭

西北重镇兰州。陶海南婚姻曲线的起点就在这里。

一九七四年，陶海南从未名湖畔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这位曾经是庐山脚下的乡村民办教师，经过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的熏陶之后，农村生活与城市文明共融化，形成多面的性格特征：热情却失之天真，聪明但过于自傲，文质彬彬而处事有些轻率。

这一年他刚二十二岁，正是幻想和憧憬的年龄。他需要爱，乡下的双亲也每信必提婚事。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在工厂医院工作的女青年医生……

他们结婚了，但缺乏深入的真正的了解。爱情和不和的种子同时播种在双方的心田里。

* * *

蜜月应该是甜蜜的。而陶海南和新婚妻子却过早地进品尝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苦涩。

一九七七年八月，南下回故里探亲并旅行结婚的新婚夫妇，列车上就发生不愉快的争执。妻子的父亲原答应从落实政策补

发的工资中拿三百元资助旅途费用，上了火车，丈夫发现妻子分文未带。

庐山脚下风景秀丽，但多蚊虫又潮湿，西北姑娘很不习惯。当着亲戚朋友的面，两人吵翻了。假期没满，新婚夫妇便登上返回兰州的列车。

兰州的小家庭生活里更是波浪迭起。

“呼”的一声，妻子手中的瓷壶盖掉在地上碎了。“你怎么干什么事都这样毛毛草草？不会小心一点！”任性的妻子听了丈夫的责备，不仅不去拣瓷壶盖的碎片，索性拿起茶壶就要往地上摔。正赶上家中有客，一把拦住。双方对骂一阵才收兵。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彼此最初建立的脆弱的感情，很快消失了。夫妻间的裂痕日渐加深。

“我已经给她下了最后通牒，我们能不能继续过下去，完全取决于她，不行就各奔前程。”陶海南在又一次家庭争吵后对友人说。

分手的念头已在陶海南的心中萌生。

* * *

要招收研究生了！无线电波把这条新闻送往天南海北。

历史记载下这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被迫中断了学业的“文革”牌大学生，散处在社会各个角落潜心求学的青年人，不安于固有水平的工农兵学员，这条消息给他们带来的兴奋和刺激，是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它重新点燃了一代青年为祖国苦读的热情与文明之火。“你报名了没有？”——这是当时在勤奋好学、不甘沉沦的青年人中间，见面的头一句话。

陶海南决定报名应试。他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也许，以后事业上的共同奋斗能治愈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能填补他们之间那道可怕的沟壑。

“咱们一块考研究生吧！”

“不，我才不考呢！”妻子平时不大爱看业务书，这时把失望扔给丈夫。

陶海南碰了一鼻子灰，独自闷闷不乐。怎么这么空荡？他躺在床上，往日潜在于心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明显了，突兀了。尽管物质生活过得不错，但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

妻子下班回家。丈夫抱着书，头也没抬。于是，当朋友来访时，一进门就闻到尚未消散的火药味；地上扔着两本书，丈夫的衣服破了个口子，妻子在捋胳膊卷袖子，两人都满脸怒气。

陶海南强烈要求妻子在思想感情上和兴趣爱好方面同自己保持一致的期望落空了。失望发展成恼怒，痛苦变成悔恨。

“受不了，干脆离婚！”——“离婚”？从一个婚后八个月的丈夫口中说出这个词，多么不幸！

每百对离婚者中，相处不深，了解不多而草率成婚者占43.3%，经济问题占22.7%，喜新厌旧占5%，第三者插足占15.2%。就在这对闹纠纷的夫妻居住的城市兰州，一九八二年某青年刊物根据一千多例青年夫妻离婚案作了上面的报道。

兰州初试，合格；北京复试，通过。陶海南考取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生。

妻子找到兽医所领导，要求领导不让陶海南赴京攻读。这怎么可能呢？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陶海南离开了兰州。

分别了。分手了。爱情的生命才一年零二个月，多么短暂！

已经没有信任，只有后悔；没有感情，只有怨恨。

往油锅里洒水

另一个小空间，从兰州移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实验大楼的“312”号房间，是生化研究室蛋白质组。导师把陶海南安排在这个实验组里。

这里的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四十开外，室党支部书记，新提升的助理研究员。妻子是技术员。

相逢何必曾相识。陶海南同这一家子很快混熟了。这位离乡背井、家庭不和的研究生，信赖这位女技术员如同大姐一般。而女技术员呢？似乎很关心这个不幸的青年人：“小陶，怎么啦？瞧你整天愁眉苦脸，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心事？”小陶的心紧缩了一下。这位信守“家丑不可外扬”的青年人，从不肯对别人说起自己不幸的婚姻。可眼前这位大姐啊……不遇知己不弹琴，知己面前可掏心。

“我已经有妻子儿子了……”陶海南如泣如诉地叙述昔日的爱情生活和家庭波折。象牛的反刍，他把囫囵吞枣般吞下去的苦果，重新倒到嘴里，再细细地咀嚼一遍。

既然关系这样，离婚算了，我们可以给你帮忙找对象。女技术员关切地为小陶出主意。她还把小陶的不幸婚姻的由来和现状告诉了当时的生化室党支部书记。

真情全盘亮给了组织，苦闷诉说给了知己。陶海南脸上的愁云慢慢散开了。他要忘掉那不愉快的家庭纠纷，集中精力准备最后一门课程——物理化学的考试。

* * *

然而，妻子从兰州来了，带着雷和火。

尽管妻子大哭大闹，有关领导和周围的人们，凭着他们的生活经验，都把这看成是夫妻不和的家庭纠纷，因此，大都出于关心和良好的愿望，劝说怒气冲冲的妻子和羞愧恼怒的丈夫，希望他们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当时，并没有人说陶海南是“抛妻弃子”的陈世美。

最关心这件事的是同陶海南在一个实验室里的那对中年夫妇。

一天，女技术员想劝说陶妻，居然放出一颗重型炮弹：“小陶在北京有个女朋友了，叫……”

什么？他交了女朋友了！怪不得要同我离婚，这家伙喜新厌旧，另寻新欢。妻子的醋缸子打破了，对丈夫的仇恨加深了。丈夫交女朋友，这是妻子最忌讳，最敏感的。何况是一对即将离散的青年夫妇。女技术员的这句话无疑是往油锅里洒水！

进京后不久，陶海南确实同一位女青年有过来往，但根本谈不上交朋友。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在一位同事家里，陶海南同一位女青年邂逅相遇。交谈中，女青年知道陶海南会英文，便利用午休时间，几次到基础所找陶辅导英文。辅导的地点在陶海南的实验室，同室的那对中年夫妇每次都在场。

陶并不热心接待这位女青年。倒是中年夫妇很热情。在交往中，女青年为中年夫妇买了当时市场上的紧缺商品电唱机及一些外语学习资料。

一九七九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女青年又去基础所。陶不在。女技术员在送女青年的路上开了腔：你对陶海南的印象怎样？

接着说了一大堆陶海南的好话。末了又说：等陶海南毕业后，我给你们俩人帮忙。但女青年回绝了这番“好意”，因为她无意同陶交朋友。

这就是陶海南所谓“交女朋友”的真相。

然而，陶妻并不知情，一听说丈夫交了女朋友，便火冒三丈，告状的调门也升高了：

“一个人地位变了，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子该不该受到惩罚？”

“一个人在科学上有贡献，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爱任何一个女人？法律允许不允许？”

妻子在写给北京高、中级人民法院的信中，愤慨地摆出上述的责问。

丈夫是否真的爱上了别的女人了呢？

丈夫是因为同自己感情不和而提出离婚，还是因为地位变化而抛弃自己呢？

这位年青妻子轻信了别人的话，忘了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

她不愿意丈夫离去，却到处递状子。为了怕失去，跨过了一条线，结果却更快地失去了。

风波还是暂时平息了。在人们的劝说下，妻子带着儿子回兰州。丈夫呢，又恢复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但这仅仅是一场暴风雨前的短暂的寂静。

强力下的最初抗争

还是这儿好，这是一处无人打扰的静谧的角落。

一九七九年六月，研究生必修的课程全部结束后，陶海南成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准备开始研究生论文的实验和写作的艰难历程。

“小陶，你知道鲁道夫·维尔夏吗？”导师问。

“他是十九世纪德国的病理学家，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学生回答。

“鲁道夫的成就同他的严格律己是分不开的。”导师开始讲述这位科学家的一个感人故事。

有一次，鲁道夫穿好礼服，准备赴宴。实验人员突然告诉他，马上有一具尸体要解剖检查。鲁道夫转身走向尸体检查室。尸检结束后，这位病理学家依然衣冠楚楚走出来，身上一点血迹也没有。

陶海南静静地听着。“严格，认真，仔细”，六个大字在他脑海中跳动，停顿，最终牢牢地嵌入他的思维与记忆的空间。

“两个课题，异常血红蛋白结构分析和蝎子毒蛋白的研究，你挑一个。”导师接着谈到论文选题。

异常血红蛋白结构分析？这组里已有比较成熟的方法了，做起来困难少些。而蝎毒呢？它所含毒蛋白的分子量是在一万之内，分离纯化和结构测定都非常困难。但这是导师十几年来一直向往的题目啊！

我不能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和厚望！陶海南想到鲁道夫，毅然接受蝎毒研究课题。

查找文献。收集资料。同我国双尾蝎产区的辽宁省金县取得了联系。陶海南紧张地投入准备工作。

“蝎毒课题不做了。”有一天，导师难过地对學生说。

“为什么？”

“研究所领导不同意。”

“理由呢？”

“课题太大，研究生不能另立课题。”

有一天，主管科研的副所长（也就是他后来宣布对陶海南的处分决定，并坚持对陶海南进行严厉的处分）拍拍陶的肩膀说，蝎毒课题是教授领一班人做多少年才能有结果的工作，你要是搞这个课题，怕是到毕业还答辩不了呢！

陶海南把收集到的资料保存好。他忘不了老师的宏愿，相信这是一个能够完成的题目。毕业后再做！

四个月过去了，可惜了这有限而又宝贵的光阴。只好转做异常血红蛋白结构分析了。

这是陶海南后来不幸的开始。因为他必须同那对中年夫妇在一个课题里竞争。无论是失败还是胜利，他都注定是不幸的！

“要搞好与同组同志的关系。”导师叮咛陶海南。

这对中年夫妇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在陶海南导师领导下搞异常血红蛋白研究的。现在导师把辅导陶海南的具体任务交给了助理研究员，希望他能对陶海南的成长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前人的经验与方法，是科学进步的梯子。异常血红蛋白结构分析，在国外已有较成熟的方法。一九七六年，陶海南的导师已和他的助手们（当时没有这对中年夫妇）将此方法建立起来。

陶海南是聪明的。他很快就掌握了离心机、高压电泳仪的使用，血红蛋白溶液的制备以及氨基酸分析的技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等待陶海南的一定是成功的喜悦。

“老师，蛋白质的分离提纯我没做好。”有一天，陶海南面带愧色地说。

“怎么会出差错？”

“我是照着他(指辅导陶的那位助理研究员——作者)教我的方法去做的。”

“为什么不自己查查文献?”

“这……”学生的脸涨得通红,欲说又止。

先要把蛋白质从血球中分离出来,再纯化,方能分析结构。这个组用纤维素柱层析法,进行蛋白质分离纯化。纤维素介质要严格处理,制备成 Na^+ 型。那位助理研究员简单地用盐酸浸泡,此时是 H^+ 型。他因为用量少,速度慢,问题被掩盖了。而陶海南分离纯化的速度较快,助理研究员用盐酸浸泡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

唉,痛苦的教训。方法可以参照,但决不能照搬。

实验。查阅文献。讨论问题。半年过去了,陶海南觉得他的辅导者理论水平不高,外文水平还差,实验能力也不强。为了获取真知,他有疑难就直接找导师,遇到仪器使用的问题就去找主管技师。

哼,你看不起我了,刚来这么几天就这么狂,等着瞧吧!那位助理研究员心中渐渐滋生起对陶海南的不满与怨恨。

友好的关系断裂了。弓拉开了。

* * *

兰州后院的火,这时也重新燃烧起来。

“我承认不大了解你,更没想到你会闹到北京。……我读书是没有什么罪的,为了科学,我可以忍受一切。……本来是用不着胡闹的。……希望你多想学习和工作,这样你的头脑就会变清醒的。”

“上月的工资你拖到十八号才到邮局给我寄出来,你知道我手头空空,非但不给我多寄一点来,反而这么刻薄……我连给我

爸爸买点气管炎药的钱也得向人家借!! 你说要我对你好,可实际上你一直在伤害我!除了家庭之外,连我的社会环境都毒化了。……你可以把我的生活搅得粉碎,但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剥夺我学习工作的权利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至八月,陶海南在给妻子的信中写了上述的话。然而,妻子没有针对上述的内容复信,却写信到基础所,要求组织上出面调解家庭纠纷。

组织出面调解家庭纠纷,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你怎么做。

“你回去后要把家庭问题处理好。”在安排陶海南寒假回兰州的谈话中,基础所政治处的同志这样说。语气是缓和的。

“我要尽量想办法处理好,或和或离都不闹。”陶海南朝政治处的同志点点头说。他心想,只要组织上不强迫我只能和不能离,我陶海南是会妥善处理这件事,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你要和好。什么时候解决好,什么时候回来!”生化室的党支部书记语气极为严厉。

“可是……感情确已破裂,哪能说好就好呢?”陶海南为难地回答。

这时,陶海南论文准备的工作刚刚起步。他不想回兰州,又不得不走。他心里想不通,口头又只能唯唯诺诺。

劝和,是良好的愿望。然而,一次探亲假能弥合多年破裂的感情吗?感情的恢复又怎能靠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实现?

不管怎样,陶海南还是得踏上回家的旅途。结果当然不会好,夫妻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恢复。

人的感情,无论爱与恨,都是内生的,而不是外加的。爱,不能是“做工作”的产物;恨,也不是劝说所能消除。